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一百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桓玄

玄字敬道，小名靈寶，溫第六子。襲爵南郡公。孝武末拜太子洗馬，出補義興太守，棄官歸安。帝初自爲都督交廣二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不行，尋爲江州刺史，加都督荊州四郡，進後將軍，都督江荆襄雍秦梁益寧八州，及揚州八郡，江荆二州刺史。元興初舉兵犯順，自加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復讓丞相，自署太尉，封楚王，加九錫。元興二年受禪，改元永始，義兵起伏，誅有周易繫辭注二卷，集二十卷。

鳳賦

伊口品之自口亦在類而有別惟羽族之殊誕獨鸞皇而稱桀邈

區宇召超棟撫朝陽于丹穴備六德召成輝奮藻翰之郁烈集鳩

峯而斂翼翔青冥召遐越

藝文類聚九十  
初學記三十

鶴賦

惟茲禽之受命諒誕生于悠邈擢高距目自抗延脩頸召軒曠分  
頽玄召發藻通太素其如玉縱眇颺于雲裔豈四海之難局練妙  
氣召遁化孰百年之易促稅雲駕于三山升鸞皇于崑嶽

藝文類聚九十

鸚鵡賦

有遐方之令鳥超羽族之拔萃翔清曠之遼明栖高松之幽蔚羅  
萬里召作貢饗樊繩召勤瘁紅腹頽足玄領翠頂革好音召遷善  
效言語召自騁翦羽翮召應用充戲玩于軒屏

藝文類聚九十一

眷侶賦

王太常詩注

沙汰眾僧敎

夫神道茫昧聖人之所不言然惟其制作所弘如將可見佛所貴

無爲慇懃在下。絕欲而比者陵遲。遂失斯道。京師競其奢淫。榮觀紛于朝市。天府之傾匱。名器爲之穢蹟。避役鍾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廟。乃至一縣數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羣。境墳不羈之眾。其所已傷治害政。塵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實汗風軌矣。便可嚴下。在此諸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者。或禁行脩整。奉戒無虧。恆爲阿練若者。或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皆足已宣寄大化。亦所已示物已道。弘訓作範。幸兼內外。其有違于此者。皆悉罷道。高僧傳  
六出三藏記集十五作惡情罷遣所在領其戶籍。嚴爲之制。速申之。并列上也。

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

宏明集十二

上疏理謗

臣聞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巷伯有豺獸之慨。蘇公興飄風之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先臣蒙國殊遇。姻姻皇極。常欲自身報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竊號之寇。

繫頸北闕園陵脩復大恥載雪飲馬灞滻懸旌趙魏勤王之師功  
非一捷太和之末皇基有潛移之懼遂乃奉順天人翼登聖朝明  
離既朗四凶兼澄向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廟之事豈可孰念  
昔太甲雖迷商祚無憂昌邑雖昏獎無三孽因茲而言晉室之機  
危于殷漢先臣之功高于伊霍矣而負重既往蒙謗清時聖世明  
王黜陟之道不聞廢忽顯明之功探射冥冥之心啓嫌謗之塗開  
邪枉之路者也先臣勤王艱難之勞匡復剋平之勳朝廷若其遺  
之臣亦不復計也至于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所召繼明南面請  
問談者誰之由耶誰之德耶豈惟晉室永安祖宗血食于陛下一  
門實奇功也自頃權門日盛醜政實繁咸稱述時旨互相扇附臣  
臣之兄弟皆晉之罪人臣等復何理可曰苟存聖世何顏可曰尸  
餽封祿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貝錦萋菲之說臣等自當奉  
還三封受戮市朝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于玄宮耳若陛下述遵

先旨追錄舊勳竊望少垂懽悌覆蓋之恩

晉書玄傳

討元顯檄

案揚州刺史元顯凶暴之性自幼加長犯禮毀教發蒙如儻居喪無一日之哀衰絰爲脣征之服絃觴于殷憂之時窮色于罔極之日劫略王國質妓妾一朝空房此基惡之始駭愕視聽者矣相王有疾情無悚懼幸災擅命揚州纂授遂乃父子同錄比肩連案既專權重多行險暴恐相王知之杜絕視聽惡聲無聞佞譽日至萬機之重委之廝孽國典朝政紛紜淆亂又諷旨尙書使普徵錄公錄公之位非盡敬之所苟自尊貴遂悖朝禮又妖賊陵縱破軍殄民之後已爲都督親則刺史子宜降之日輒加崇進弱冠之年古今莫比宰相懲惡已獨解錄推禍委罰歸之有在自古僭逆未有若斯之甚者取妾之儕殆同六禮乃使尚書僕射爲媒人長史爲迎客嬖媵饗餐賀同長秋所謂無君之心觸事而發八日觀佛略

人子女至人家宿唐突婦妾慶封迄今甫見易室之飲晉靈呂來  
忽有支解之刑喜怒輕戮人士割裂治城之暴一睡而斬又呂四  
歲孽子興東海之封吳興殘暴之後橫復若斯之調妖賊之興實  
由此豎居喪極昧孫泰供其膳在夜思遊亦孫泰延其駕泰承其  
勢得行威福雖加誅戮所染既多加之已苦發樂屬枉濫者眾驅  
逐徙撥死叛殆盡改號元興呂爲己瑞莽之符命于斯尤著否極  
必享天盈其毒不義不昵勢必崩喪取亂侮亡實在斯會三軍文  
武憤踊卽路魏書昌夷傳

荅會稽王道子牋

王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于同異嫌諒  
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也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  
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  
識會居之故也卒曰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寘之未易耳晉書

王坤傳又御覽二百十一引晉中興書三百八十四謝安淵傳

致會稽王道子牋

賊造近郊已風不得進已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于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呂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已披寫事實晉書會稽王道子傳

與袁宜都書論嘯

讀卿歌賦序詠音聲皆有清味然呂嘯爲鬚鬚有限不足呂致幽旨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贍而通其致苟一音足呂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嘯一鼓玄默爲之解顏

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三百九十二

與羊欣書

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祝子之歟，如何可言。

世說傷逝篇羊孚年三十卒桓玄

與羊欣書云云注引羊氏譜曰孚卽欣從祖

與殷仲堪書

今當人炳，討除全期，頓兵江口，若相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然，便當率軍入江。

欽書桓玄傳

與劉牢之書

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若是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唯理是宅，保其富貴，全其勳業，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夫明哲見于無形，愚夫安于所耽，二者成敗，惟君圖之。

藝文類聚二十五

與釋慧遠書

勒罷道

夫至道纏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破褐帶索。山棲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髣髴之間。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那迦。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忽然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宏明集

與桓謙等書論沙門應致敬王者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竝率所見。未是。旨理相居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據未盡。何出于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爲化。雖誕曰茫浩。推乎視聽之外。然旨敬爲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者子同王侯于三大原。其所重。皆在于資生通運。豈獨曰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

呂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實惟  
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呂生生資存亦曰  
用于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霑其惠而廢其敬哉。既理所不  
容、亦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之。比八日  
令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敬議。沙門不拜

與王謐書論沙門應致敬王者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今與八  
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宜任此理者。遙聞德音

沙門不拜

與釋慧遠書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于理又是所未諭。一代大事、不可  
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呂示君、君可述所目不敬意也。此便  
當行之事。一二令詳遣、想君必有呂釋其所疑耳。王領軍大有任  
此意、近亦同遊謝中、而共諳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令郭江州

取君答可旨付之

高僧傳六沙門  
不拜俗事一

重與慧遠書

知曰方外遺形故不貴爲生之益求宗不由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爲絕之夫累著在于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曰形敬此復所未之喻又云佛教兩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曰協讚皇極而不虛霑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曰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爲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于津梁雖未獲須臾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喻也想不惑畱常之滯

而謬情理之用耳。沙門不拜  
俗事一

與劉邁書

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

宋書武帝紀上

四皓論

四皓來儀漢廷，孝惠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自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讎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晉書殷仲堪傳

堪傳  
難王謐

來示云：沙門雖意淡于敬而不呂形屈爲禮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于事。爰暨之師達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爲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于彼，何爲忽儀于此？且師之爲禮，曰資悟爲德，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昌道在則貴不昌人爲輕重也難  
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昌六夷驕  
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  
是大懼鬼神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邪道在則貴將異于雅  
音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昌道在然後爲貴就如君言聖  
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于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昌  
道在爲貴哉

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昌獨絕之化有且  
用于陶漸清約之風無害于隆平者乎難曰歷代不革非所昌爲  
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眾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  
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于昔何  
可不使其禮有準自用清約有助于教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  
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也今篤昌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

來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淡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足蒼濟通之恩難曰夫理至無酬誠如來旨然情在罔極則故自從之此聖人之所目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目功淡惠重心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邪爲是淺邪若淺邪不宜自小道而亂大倫若淡邪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

沙門不拜俗事一

重難王謐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目及外耳既入于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于所稟措感于理本是爲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爲化復何目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既殊則義無降屈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已本德深居極豈得云津塗之異而云降屈邪宗致爲是何邪若目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

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鑒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于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夫呂神奇爲化則其教易行異于督呂仁義盡于人事也是呂黃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爲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寶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呂明矣將呂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族故敬與之廢何爲其然夫敬之爲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于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旨而借呂爲難如來告呂敬爲行首是敦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爲功之勞耳何得直呂珍仰釋迦而

云莫尚于此邪惠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無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邪

沙門不拜俗事一

三難王謐

來難手筆甚佳殊爲斐然可㠭爲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㠭辯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苦愈精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王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㠭加其尊豈不盡言邪事雖已行無豫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精耳可㠭示仲文

比獲來示并諸人所論竝未有㠭釋其所疑就而爲難殆㠭流遷今復重申前意而委曲之想足下有㠭頓白馬之轍知辯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㠭神爲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分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爲功在于發悟譬猶荆

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爲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于資始，拂瑩之功實已末焉。既懷玉自中，又匠已成器，非君道則無以申，遂此生而通其爲道者也。是爲在三之重，而師爲之末，何㠯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已弘之，法已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㠯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遺其事，得之濠上耳。沙門不拜

南遊衡山詩序

舊事卷一

歲次降婁，亥鍾之初，理楫將遊于衡嶺，涉湘千里。林阜相屬，清川窮澄，映之流涯，渙無纖埃之穢。脩途逾邈，未見其極。窮日所經，莫非奇趣。姑洗之旬始暨于衡嶽，于是假足輕輿，背言載馳。軒塗三百，山徑微通，或垂柯跨谷，俠獻交蔭；或曲溪如塞，已絕復開。或乘步長嶺，邈遙曠曠；或憩興素石，映灌水湄。所㠯欣然奔悅，求路忘

疲者觸事而至也。仰瞻翠標，邈爾天際。身凌太清，獨交霞景。周覽既畢，頓策嵒阿。管絃竝奏，清徵再響。思古永神，遊氣未言。初學記五

龍山獵詩序

故老相傳，大旱獵龍山，輒得雨。因時之旱，宵往畋之。

潛宮舊事五

王孝伯誄

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

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旣喪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茫，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插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召誄之，爰旌芳郁。世說文學篇注  
引晉安帝紀

入京矯詔

義旗雲集，罪在元顥。太傅已別有教，其解嚴息甲，旨副義心。晉書桓玄傳

順祥矯詔

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主德，故事爲之應太平之化。于  
是乎始六合同悅，情何可言。晉書相玄傳

論賞劉裕等將士詔

劉裕已寡制眾，屢摧妖鋒。汎海窮追，十殄其八。諸將力戰，多被重  
創。自元帥召下，至于將士，茲宜論賞。百敘勳烈，宋書武帝紀上

許沙門不致禮詔

門下佛法宏誕，所未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  
在已，苟所不了，宜盡謙光，且當寧從其略。諸道人勿復使致禮也。  
便皆使知聞。高僧傳六沙門不拜俗事二

詔報卞嗣之袁恪之

何緣爾便宜奉詔

沙門不拜俗事二

又報

置之使自己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

沙門不拜俗事二

又報

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于用前代理卿區區惜此更非讚其道也

沙門不拜  
俗事二

下書受禪

夫三才相資天人所召成功理由一統貞夫所召司契帝王之興  
其源深矣自三五已降世代參差雖所由或殊其歸一也朕皇考  
宣武王聖德高邈誕啓洪基景命攸躋理貫自昔中開屯險弗克  
負荷仰瞻宏業殆若綴旒藉否終之運遇時來之會用獲除姦救  
溺拯拔人倫晉氏召多難薦臻厯數唯旣典章唐虞之準述遵漢  
魏之則用集天祿于朕躬惟德不敏辭不獲命稽若令典遂升壇  
燎于南郊受終于文祖恩覃斯慶願與億兆聿茲更始晉書桓玄傳

下書封晉帝爲王

夫三恪作賓有自來矣爰暨漢魏咸建彊宇晉氏欽若厯數禮位

于朕躬宜則是古訓授茲茅土昌南康之平固縣奉晉帝爲平固  
王車旗正朔一如舊典晉書相玄傳

受禪告天文

晉帝欽若景運敬順明命昌命于玄夫天工人代帝王所昌興匪  
君莫治惟德司其元故承天理物必由一統竝聖不可昌二君非  
賢不可昌無主故世換五帝鼎遷三代爰暨漢魏咸歸勳烈晉自  
中葉仍世多故海西之亂皇祚殆移九代廟寢之功升明黜陟之  
勳微禹之德左衽將及太元之末君子道消積釁基亂鍾于隆安  
禍延士庶理絕人倫玄雖身在草澤見乘時班義情理感胡能無  
慨投袂剋清之勞阿衡撥亂之績皆仰憑先德遺愛之利玄何功  
焉屬當理運之會猥集榮推之數昌寡昧之身踵下武之重膺革  
泰之始託王公之上誠仰藉洪基德漸有由夕惕祇懷因知攸厝  
君位不可昌久虛人神不可昌乏饗是用敢不奉昌欽恭大禮敬

簡良辰升壇受禪告頰上帝。昌永綏民望式孚萬邦。惟明靈是饗。

晉書桓玄傳

桓謙

謙字敬祖，沖第二子。初，昌父功封宜陽縣侯，累遷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孫恩之亂，出奔徽，拜尚書。元顯引爲驃騎諮議參軍，轉司馬。元興初，爲西中郎將持節都督荆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尋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中軍將軍，改封寧都侯。拜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桓玄篡位，封新安王。領揚州刺史。玄誅，依桓振。振敗，奔姚興。興遣入蜀，爲譙縱募兵東下，剽道，規破斬之。

奏止百僚拜陵

百僚拜陵，起于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爲近法。尋武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惟百僚謂宜遵奉。宋書禮志二又通典五十二安帝元興元年

桓謙奏  
年左模印

荅桓玄書明沙門不應致敬王者

中軍將軍尙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庾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大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然佛法與老孔殊趣禮教正乖人曰髡膚爲重而彼髡削不疑出家棄親不呂色養爲孝士木形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萬劫世之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養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廢彌歷三代置其絕羈當曰神明無方示不呂涯檢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恐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出于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卽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合呂別荅公難孔國張倣在彼想已面諧所懷道實諸道人竝足酬對高旨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目言愧不足覽謙等惶恐死罪

沙門不拜

裕事一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諱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十九終

全晉文卷一百二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郭璞

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惠懷閒避亂過江，宣城太守殷佑已爲參軍，後爲王導參軍。大興初除著作佐郎，尋遷尚書郎。母憂去職。明帝初，王敦起爲記室參軍，已阻謀逆，被斬。敦平，追贈弘農太守。有爾雅注五卷、音二卷、圖贊二卷、方言注十三卷、三晉注三卷、穆天子傳注六卷、山海經注二十三卷、圖贊二卷、水經注三卷、周易林五卷、洞林三卷、新林四卷、又九卷、卜韻一卷、楚辭注二卷、子虛上林賦注一卷、集十七卷。

巫咸山賦

并序

蓋巫咸者，實召鴻術爲帝堯醫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豈封斯山而因名之乎？

伊巫咸之名山。崛孤停而巒峙。體岑峭而隆積。冠崇嶺而峻起。配  
華霍。昌助鎮致。靈潤乎百里。猶乃寒泉懸涌。凌湍流帶。林薄叢龍。  
幽蔚隱藪。入風之所歸。起游鳥之所喧。會潛瑕石。揚蘭茝。迴翔鵠  
集。凌鷗鶴羣。禽鳥栖陽。昌晨鳴熊虎。窟陰而夕嘯。

戴文類聚七

江賦

否五才之竝用。寶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聿  
經始于洛沫。攏萬川乎巴梁。衝巫峽而迅激。躋江津而起漲。極泓  
量而海運。狀滔天而森茫。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汨  
漳。源二分于岷峽。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于赤岸。淪餘波乎柴桑。  
綱絡羣流。商榷涓澗。表神委于江都。混流宗而東會。注五湖而漫  
漭。灌三江而溯流。滌汙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所昌作限于華  
裔。壯天地之峻介。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激逸  
勢而前驅。乃鼓怒而作濤。峨嵋爲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衡

霍嵒落㠯連鎖巫廬鬼窟而比嶠。協靈通氣，瀆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出信陽而長邁，深大壑與沃焦。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峩峩。虎牙巖豎，屹翠荆門。闕竦而盤礴，圓淵九回。曰懸牕，溢流雷响，而電激駭浪。畢灑驚波，飛薄迅激。增湧涌湍，疊躍冰巖。鼓作淜滂，聚滌乘漫。滉瀢瀆漣，潰濩涅渙。沖決瀟瀟，淪漪瀼瀼。榮滌澗澗，濁瀆渾渾。龍鱗結絡，碧沙澑澑。而往來巨石碑硤，㠯前郤潛演之所。汨汨奔滔之所，陁錯厓隙爲之渺峻。崎嶺爲之嵒崿，幽攔積岨。譽皓磐確，若乃曾潭之府，靈湖之淵。澄澹汪洋，漭漭困汔。泓泓洞溟，沿鄰圖瀲。混沌瀨渙，流映楊娟。溟溟渺渺，汙汗汗。油油察之無象，尋之無邊。氣滃勃，㠯霧杳。時鬱律其如煙，類胚渾之未凝。象太極之構，天長波浹。渫峻湍崔嵬，盤渦谷轉堆。微如地裂豁，若天開。觸曲崖㠯縈繞，駭崩浪而相礮。鼓石窟㠯凌濛山頽，陽侯破碣㠯岸起。洪瀾洶洶而雲迴，沕渝滾乍泡乍。

淜漱乃溢湧而駕隈魚則江豚海鯨叔鮪王鱣鯢鱗鮋鮋  
鰐或鹿鰐象鼻或虎狀龍顏鱗甲罐錯煥爛錦斑揚鬚掉尾噴浪  
飛挺排流呼哈隨波遊延或爆采呂晃淵或嚇鰐乎巖閒介鯨乘  
濤呂出入鰻鰐順時而往還爾其水物怪錯則有潛鴟魚牛虎蛟  
鈎蛇蟠螭鰐鱗鼈龜王珧海月土肉石華三蠻虾江鸚螺璇  
蛤璣蛤腹蟹水母曰蝦紫蛺如渠洪蚶專車瓊蚌晞曜呂瑩珠石  
蛤應節而揚葩蠍蟠森衰呂垂翹玄螭碗碟而碨磴或泛激于潮  
波或混淪乎泥沙若乃龍鯉一角奇鷁九頭有鼈三足有龜六眸  
頰贊肺躍而吐璣文鯀磬鳴呂孕璆儼蟠拂翼而掣耀神娛蟠輪  
呂沈遊駢馬騰波呂噓踪水兕雷咆乎陽侯淵客棊室于巖底蛟  
人構館于懸流雹布餘糧星離沙鏡青綸競糾縛組爭映紫菜熒  
眸呂叢被綠苔攀緣乎研上石帆蒙籠呂蓋嶼萍實時出而漂冰  
其下則金礦丹礫雲精燭銀玲瓏碧琉璃水碧潛瑣鳴石列于陽渚

浮磬肆乎陰濱或頽彩輕蘢或媚曜崖鄰林無不涯岸無不津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鳩鷦鷯獸陽鳥爰翔于己亥月千頫萬聲自相喧聒濯翮疏風鼓翅翻翹揮弄流珠拊拂潔沫集若霞布散如雲豁產飪橫羽往來勃碣擣杞橫薄于澤涘協棟森嶺而羅峯桃枝蕡蕡實繁有叢葭蒲雲蔓纓已蘭紅揚螭眠擢紫茸蔭潭隩被長江繁蔚芳蘚隱藴水松涯灌芋莖潛苔葱蘢鱗鱗路跼于垠脈瀆獮啖脣乎巖空迅雖臨虛已骋巧孤獨登危而雍容變振翹跼于夕陽鶩離弄翮乎山東因岐成渚觸淵開渠漱壑生浦區別作湖磴之已潔灑渫之已尾閣標之已翠蘋泛之已遊菰播匪蓀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蓏翹莖瀵藻濯穎散裏隨風猗委與波潭渟流光潛映景炎霞火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具區洮滆朱淮丹凜極望數百沆漭晶漾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幽岫窈窕金精玉英琪其裏瑤珠怪石卉其

表驪虯摻其址、梢雲冠其巔、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矯。冰夷  
倚浪、召傲睨江妃、含噦而瞬眇、撫凌波而鳧躍、吸翠霞而天矯、若  
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于是搦棹涉人、于是犧榜漂飛、雪運  
南極、窮東荒爾、乃漸零漫于清旭、覘五兩之動靜、長風驛召增扇、  
廣莫颶而氣整、徐而不颺、疾而不猛、鼓帆迅越、趨漲截洞、凌波縱  
施、電往杳溟、霽如晨霞、孤征眇若雲翼、絕嶺倏忽數百千里、俄頃、  
飛廉無召睇其蹤、渠黃不能企其景、于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  
則羽褐、食惟蔬蘿、梓澗爲涔、夾澤羅筌、笛灑連鋒、鬱雷比船、或揮  
輪于懸磈、或中瀨而橫旋、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召叩舷、傲自足  
于一嘔、尋風波召窮年、爾乃域之召盤巖、韶之召洞壑、疏之召池  
汎、鼓之召朝夕、川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珍怪之所化產、傀  
奇之所窟宅、納隱淪之列眞、挺異人乎精魄、播靈潤于千里、越岱

宗之觸石，及其譎變倏忽，待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紀天地，錯綜人術，妙不可盡之于言。事不可窮之于筆。若乃岷精垂蹕于東井，陽侯遯形乎大波，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于湘娥。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壯荆飛之擒蛟，終成氣平大阿。惄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悲靈均之任石，歎漁父之擢歌。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于鼴鼴。感文甫之喪佩，愍神使之嬰羅。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于一科。保不虧而永固，稟元氣于靈和。攷川瀆而妙觀，實莫著于江河。文選藝文類聚人

### 鹽池賦

水潤下，呂作鹹。莫斯鹽之最靈，傍峻岳呂發源池。茫爾而海渟，嗟玄液之潛潤。羌莫知其所生，熙金葩之融炎。顧躍結而淪成狀，委蛇其若漢。流漫漫而滌滌，吁鑿鑿而粲粲。色槁然而雪朗，揚赤波之煥爛。光旰旰而晃晃，隆陽映而不燭。洪溶沃而不長，磊崔嵬確

鍔荆基方玉潤膏津雪白凌岡粲如散琉璃若布璋于是漫口丹盤薄搜重床紫淪灑炎紅華籠光爛然漢明晃爾霞赤望之絳蒸卽之雪積翠塗內映赬液外羅動而愈生損而滋益若乃煎海鑠泉或凍或滌所贍不過一鄉所營不過鍾斛飴戎見軫于西鄰火井擅奇乎巴濮豈若茲池之所產帶神邑之名嶽吸靈潤于河汾總膏液乎渝凍藝文類聚九又書鈔一百四十六引六條

井賦

益作井龍登天鑿后土洞黃泉潛源渟瑩滴澑涓涓幽溟圓停漭洞深玄爾乃冠玉檻聳鱗錯鼓鹿盧揮勁索飛輕祛之繢紛手爭鶩而互擣長縲委蛇呂曾繁兮瑤甃龍騰而灑激氣霧集呂杳冥今聲雷駭而淜激乃回澄呂靜映狀罔然而鏡灼挹之不損停之不溢莫察其源動而愈出信潤下而德施壯邑移呂不改獨星陳于丘墟今越百代而猶在守虛靜呂玄澹兮不東流而注海藝文類聚

九  
初學記七  
覽一百八十九怪季桓之穿費公乃獲羊于土缶重華窘而龍化

兮子求鑒臣忘醜

初學記七

流寓賦

戒雞晨而星發至猗氏而方曉觀屋落之隙殘顧徂見乎丘崇嗟城池之不固何人物之希少越南山之高嶺修焦丘之微路駭斯徑之峻絕感王陽而增懼詰朝發于解池辰中暨乎河北思此縣之舊名蓋曩日之魏國詠詩人之流歌信風土之儉刻背茲邑之迴逝何險難之多歷望陝城于南涯存虢氏之疆場實我姓之攸出邈有懷乎乃迹陟南谷之高闢壯斯勢之險固過王城之丘塘想穀洛之合關憑王靈之壅流奇子喬之輕舉遊華輦而永懷乃凭軾呂寓目思文公之所營蓋成周之墟域

荀文類聚

南郊賦

于是時惟青陽日在方旭我后方將受命于靈壇乃改步而鳴玉

升金軒撫太僕揚六鶴齊八駿列五幡于一元分靡日月乎黃屋  
矯陵鳥已儻俟兮整豹尾于後屬武騎俠已清道兮被練煥已波  
燭爾乃造廣場戾壇庭百寮山立萬乘雲屯延祝史肆玉牲登圓  
丘揖太清禮羣望告皇靈天澄其氣日朗其精飛廉鼓舞于八維  
公豐隆擊節于九冥祝融穆清而肅侍兮陽侯澹日中停于是司  
烜戒燧火烈具炳宗皇祖而郊祀增孝思之惟永郊寰之內區域  
之外雕題弁服被髮左帶駿奔在壇不期而會峩峩羣辟蚩蚩黎  
庶翹懷聖猷思我王度事崇其簡服尚其素化無不融萬物自鼓  
振西北之絕維隆東南之撓柱廓清紫衢電埽神宇風馬桂林抗  
旌琳闌五岳不足已題其勳九韶不足已贊其舞饗駭鬼方聲震  
岷崐倒景望風龍漢企踵爛若列星之環辰咸雲騰而海涌此蓋  
和氣旁通玄羅潛總自然之感敷而遂動藝文類聚三十

辭樟擢秀于祖邑

水經贛水注

人別學記十三

登百尺樓賦

在奇陽之季月，登百尺㠯高觀。嘉斯遊之可娛，乃老氏之所歎。撫凌檻而遙想，乃極目而肆運。情眇然而思遠，悵自失而潛溫。瞻禹臺之隆嵒，奇巫咸之孤峯。美鹽池之滉汙，察紫氣而霞起。異傅巖之幽人，神介山之伯子。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嗟王室之蠹蠹，方構怨而極武。哀神器之遷浪，指綴旒而譬主。雄戟列于廊枝，戎馬鳴乎講柱。寤苕華而增怪，歎飛鶠之過戶。陟茲樓而曠眺，情慨爾而懷古。執文類聚

六十三

蜜蜂賦

嗟品物之蠢蠢，惟貞蟲之明族。有叢瑣之細蜂，亦策名于羽屬。近浮遊于闔蕱，遠翔平林谷。爰翔爰集，蓬轉飄迴。紛紅雪亂，混沌雲顏。景翳耀靈，響迅風雷。爾乃眩緩之雀，下林天井。青松冠谷，赤蘿繡嶺。無花不纏，無陳不省。吮瓊液于懸峯，吸縠津于晨景。于是

迴鶩林篁、經營堂窟、繁布金房、疊構玉室、應青陽而啓戶、口口口  
口口口咀嚼華滋、釀口爲蜜、自然靈化、莫識其術、散似甘露、凝如  
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窮味之美、極甜之長、百藥須之、口諧和  
扁鵲得之、而術良靈、娥御之、口豔顏、口口口口口爾乃察其  
所安、視其所託、恆據中而處難、營翠微而結落徽、號明于羽族、閨  
衛固乎管籥、誅戮峻于鐵鉞、招徵迹乎羽檄、集不謀而同期、動不  
安而齊約、大君已總羣民、又協氣于零雀、本注密一名零雀  
御覽九百二十八又八百五十七誤作郭珍每先馳而鼙  
字、番巖穴之經略、書鈔一百四十七引四條載文類卷九十七

蚍蜉賦

惟洪陶之萬殊、賦羣形而遍灑、物莫微于昆蟲、屬莫賤乎螻蟻、淫  
淫奕奕、交錯往來、行無遺迹、驚不動埃、迅雷震而不駭、激風發而不  
動、虎賁比而不懾、龍劙揮而不恐、乃畚舟而是制、無小大與輕  
重、因無心而致力、果有象乎大勇、出奇膠于九眞、流賴液其如血、

飾殷人之喪與在四隅而交結濟齊國之窮師公由東山之高垣

感萌陽召潛出兮知將雨而封穴伊斯蟲之愚昧乃先識而似近

書鈔一百五十八載文類卷九十七御覽九百四十七

龜賦

應交甫之喪佩愍神使之縷羅

初學記三十

辭尚書郎表

今當召劣弱之質充督責之官召無用之才管繁劇之任且臺郎

清選論望宜允

北堂書鈔六十一列傳卷六

省刑疏

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啟閉召觀雲物所召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微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案爻論思方涉森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召義推

之皆爲刑獄殷繁理者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  
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召照察幽情召佐太陽精者也太白金  
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召爲法者也臣  
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召來沈雨跨年  
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  
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滔于伯刑于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小  
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召保祐  
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召應靈譴  
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  
之變狂狡蠭戾之妖召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謹尋案舊經尚書  
有五事供御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教所召緣咎而致慶因異  
而趨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召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寅畏  
者所召禦息倣者所召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案解

卦繇云君子已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郊祀者已通天人之誠感因農祥而祈事上乃致敬于黃靈下已播惠于萌黎者也

已上三十二字依御覽五百二十七補

臣愚已爲于卦之義既郊之後

已上八字依御覽補

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

養生已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已制用藉開

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祐奄有

區夏啟重光于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

時殆不尙此然陛下卽位已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勞逾

日昃玄澤未加于羣生聲敎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寘于上黔細未

輯于下鴻雁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

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

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秕政作懲勸不明則善

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爲陛下惜之夫已區區之曹參猶

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臣鎮俗寄市獄。臣客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臣禮爲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爲而爲之。不宰。臣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臣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曰爲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曰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畱神鑒賜察臣言。

晉書郭璞傳

因天變上疏

臣。臣頑昧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歎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喪必有薄蝕之變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情光潛暗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薄擊良久方解案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微臣所陳

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懃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讖。曾未數旬。大震再見。日月告饁。見懼詩人無日。天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盡亂。呼池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已德則休祥。臻酬之已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謹。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玄同之化。上所已允。塞天意。下所已弭。息羣謠。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已爲子產之鑄刑書。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已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之所善者。此國家大信之要。誠非微臣所得干預。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方闢四門。已亮采。訪輿誦于羣心。況臣蒙珥筆。朝末而可不竭誠盡規哉。晉書郭璞傳

皇孫生上疏

有道之君。未嘗不己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己安。自居故存。而

不忘亡者三代之所㠯興也亡而自己爲存者三季之所㠯廢也是㠯古之令主開納忠讜㠯弼其違標顯功直用攻其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規誠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㠯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勳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眾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啟事㠯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㠯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蠭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闕去秋已來諸郡竝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安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㠯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儈共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案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于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賄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

黔首顛顛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于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謹不生矣陛下承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敕法昌肅理官克厥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臣今所陳贊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尋之終亮臣誠若所啟上合願陛下勿㠭臣身廢臣之言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㠭顯君明臣直之義耳晉書郭璞傳

### 諫畱任谷宮中疏

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爲國已禮正不間已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篤默居正動遵典刑案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肄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點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已不取也陛下若已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已人事若已谷爲妖靈詐妄者則當投畀

裔土不宜令處近紫闈若呂谷或是神祇告饁爲國作眚者則當克己修禮呂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已爲陰陽陶蒸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假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已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晉書郭璞傳時潁陽人任谷因耕息十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執斧治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已乃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復上疏

諫禁荻地疏

不宜禁荻地禮云名山大澤不封蓋欲與民通才共利不獨專之也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督學政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二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郭璞

奏事

臣呂爲珍奇靡麗之物誠是玩弄之所寶然非經國之至寶

御覽八百

奏請平刑

臣聞上古象刑而民不犯中古明刑而致刑措故立刑而禁刑立殺而去殺重之而死所曰求其生峻之而刑所曰輕其死死由于法輕生存乎法重此亡防之成標也然則刑無輕重用之唯平非平法之爲難思在斷之爲難是呂子皇行戮刑者忘痛釋之典刑民無怨色何者積之于誠也案癸酉詔書之旨專爲邊城實之裔土濟當時一切之用非爲經遠之法亦是中夏全平之時威御足

指控制故可得行之矣。欲役無賴子弟，驅不逞之人，聚之于空荒四維之地，將曰扞圉牧圉，未見其利也。且濱接鯨鯢，密邇姦藪，退未絕其丘窟之顧，進無以塞其逋逃之門，五流三居，誠古之犯刑，論之于今，事實難行。且律令曰跨三代，歷載所遵，未易輕改者也。是曰刑法不專，則名幸者興，政令驟變，則人志無繫，子產患其如此，故矯先正議事之制，而立刑書之辟，皆所曰弼民心而正羣惑者也。藝文類聚  
五十四

客傲

客傲郭生曰：玉曰兼城爲寶，士曰知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曰拔文秀于叢會，蔭弱根于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淵以濯鱗，而響不徹于一泉，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頓頽龍魚之間，進不爲詣隱，退不爲放言，無沈冥之韻，而希風乎巖先。徒費思于鑽味，暮洞林乎平連山，尚何名乎。夫舉驪龍之鬚撫

翠禽之毛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鳴鶴不可與論弄蠻井蛙難與量海龍雖然將祐子之惑訊吾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絕乾光墜采皇運暫迴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羣才雲駭藹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扇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于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驕驅軒冕杞梓競敷蘭茝爭翹嚙聲冠干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呂水無浪土巖無幽人刈蘭不暇攀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輦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于埃謫者亦曷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升降紛于九五淪湧懸乎龍津翊蛾呂不才陸櫟蟠螭呂騰驚暴鱗連城之寶藏于碣磯三秀雖艷糜于麗采香惡乎芬賈惡乎在是呂不塵不冥不驪不駢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跡驪而名生體全者爲穢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呂自得默覺者不足呂涉無故不

懷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  
不㠭應。機洞鑒不㠭昭曠。不物物我。不是是非。忘意非我意。  
意得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于一歸。不壽殤乎不夭。彭涓  
不壯。秋蒙不小。太山牧淚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  
一闢。兩儀之跡。一沖一溢。懸象之節。渙沴期于寒暑。凋蔚要乎春  
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顏。駿狼之長暉。立陸之短景。故皋壤爲  
悲欣之麻。胡蝶爲物化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蠶蟪蛄之吟。  
豁雲臺之觀者。必闕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薺。擁壁而歎抱艱戰。  
機心曰外物。不能得意于一弦。悟往復于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  
乎。若乃莊周偃蹇于漆園。老萊婆娑于林窟。嚴平澄淡于塵肆。梅  
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跡。焦光混泡而槁杌。阮公昏酣而  
賣傲。翟叟遜形。呂候忽吾。不能幾顧于數賢。故寂然玩此鼠策。與

智骨

晉書郭璞傳

爾雅敘

夫爾雅者，所㠯通詁訓之指歸，敍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蓺之鈴鍵，學覽者之潭奧，摘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㠯博物不惑，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于爾雅。爾雅者，蓋興于中古，隆于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曉聞之上，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注者十餘，然猶未詳備。竝多紛謬，有所漏略。是㠯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攷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剔其瑕礪，舉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曰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唐石經

方言敘

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㠯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

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畢載。呂爲奏籍，周秦之季，其業隳廢，莫有存者。暨乎揚生沈淡其志，歷載構綴，乃就斯文，是呂三五之篇著而獨鑒之功顯，故可不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疇咨，而物來能名。攷九服之邈，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風譜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真洽見之奇書，不刊之碩記也。余少玩雅訓，苟味方言，復爲之解，觸事廣之，演其未及，摘其謬漏，庶召燕石之瑜，補琬琰之瑕。俾後之瞻涉者，可曰廣寤多聞爾。

方信  
數末本

注山海經敘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曰其闕誕迂謬，多奇怪似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于山海經見之矣。夫呂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芸，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滑，自相瀆薄，遊魂靈怪，觸象而構，流形于山川，麗狀于木石，

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曰竝鼓之于一響成其所曰變混之于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曰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曰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兒布而疑麌越人見罽而駭毚夫獮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㠯明之者陽火出于冰水陰鼠生于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于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于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昆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后王母之山紀跡乎圖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于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驥左驂驥耳造父爲

御弁戎爲右萬里長鵠。召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轍電轂之梁北蹕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驥耳驪驥之驥使造父御之召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爲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召著其妄司馬遷敘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梟所謂昆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于千載召作徵于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頤訪兩頭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效絕代縣符於戲羣惑者其可召少寤乎是故聖王原化召極變象物召應怪鑒無滯蹕曲盡幽情神焉度哉神焉度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于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

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爲之創傳疏其壅闕闢其茀蕪領其孚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于世奇言不絕于今夏后之跡靡棄于將來人荒之事有聞于後裔不亦可乎夫鶠鷀之翔回目論垂天之凌蹠溟涬之遊無㠭知絳岫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道藏本山海經

爾雅圖贊

謹案隋志注梁有爾雅圖贊二卷郭璞撰亡舊唐志復有之宋已後不著錄近惟余蕭客古經解鉤沈邵晉涵爾雅正義略采數事漏落者十八九張溥本則與山海經圖贊明雜絕不區分今從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寫出四十八篇依爾雅經文先後編次之

釋器

鼎

九牧貢金鼎出夏后和味養賢已無化有赫赫三事鑒于覆敍文  
類聚九

十  
九

金銀

惟金三品揚越作貢五材之珍是謂國用務經軍農爰及雕弄文  
類聚八十三初

學記二十七

筆

上古結繩易曰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羣茲日用不知功蓋萬世文  
類聚五十八初

學記二十一

珪

玉作五瑞辯章有國君子鳴佩亦曰表德永觀厥祭時惟文則文  
類聚八十二初

類聚八  
人

十三

釋天

星

茫茫地理，燦爛天文。四靈垂象，萬類羣分。眇觀六陰，皆徵惟君。

新文

類聚一

祭天地

祭地肆瘞，郊天致禋。氣升太一，精淪九泉。至敬不文，明德惟鮮。

載文

類聚一  
學記一  
初

釋地

比目魚

比目之鱗，別號王鰀。雖有一片，其實一魚。協不能密，離不爲疏。

疏文

類聚九  
十九

比翼鳥

鳥有鵠鵠，侶鳴青赤。雖云一質，氣同體隔。延頸離鳴，翻能合翮。

新文

類聚九

十九

比肩獸

暨與岠虛乍免乍屬長短相濟彼我俱舉有若自然同心共薈

類聚九

十九

枳首蛇

夔稱一足蛇則二首少不知無多不覺有雖資天然無異駢拇

類聚九

十六

釋山

太室山

嵩惟嶽宗華岱恆衡氣通元溟神洞幽明嵬然中立眾山之英

文疏

類聚七 案道藏本山海經古此爲中山經贊文與爾雅上下文合今移正

釋水

水

川湊綺錯，渙澗流帶，潛潤旁通，經營華外，殊出同歸，混之東會。藝文類聚八

別學記六

釋草

蘆蕪

蘆蕪善草，亂之蛇床，不順其實，自別曰芳。佞人侷智，巧言如簧。

藝文類聚八

類聚八十一御覽九百八十三大觀本草七

芙蓉

芙蓉麗草，一日澤芝，泛葉雲布，映波縠熙。伯陽是食，饗比靈期。

藝文類聚八

類聚八十二

麻

草皮之良，莫貴于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加。至物在邇，求之好遐。

藝文類聚八十五

萍

萍之在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漠爾鱗被物無常託孰之所寄

戴文類聚人

十二

菊

菊名日精布華玄月仙客薄采何憂華髮

戴文類聚人十一又御覽尤百九十六作仙客

是尋薄採薄持

款冬

釋草菟奚類  
凍注款冬也

吹萬不同陽煦陰蒸款冬之生擢穎堅冰物體所安焉知渙凝

戴文類聚人

十一

芣苢

車前之草別名芣苢王會之云其實如李名之相亂在乎疑但

戴文類聚人

什一

卷施

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召比取類雖適興有遠旨

戴文類聚人

類聚八

十一

釋木

柚

厥苞橘柚精者曰柑實染繁霜葉鮮翠藍屈生嘉歎曰爲美談

文獻

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六十六九百七十三

棗

建國辨方外朝九棘因材制義赤心輒直藹藹卿士亮此袞職

初記二十八御覽九百六十五

梧桐

桐實嘉木鳳凰所栖爰伐琴瑟人音克諧歌曰永言嚦嚦喈喈

文獻

類聚八十八

五果

果蓏之品割哩因宜雖曰微肴賤有差

御覽九百六十四

釋蟲

蟬

蟲之精絜可貴惟蟬潛蛻棄穢飲露恆鮮萬物皆化人胡不然故文

類聚九十七

蚯蚓

蚯蚓土精无心之蟲交不曰分淫于阜螽觸而感物无乃常雄御覽

九百四

螳螂

螳螂飛蟲揮斧奮臂當轍不迴旬踐是避勇士致斃勵之曰義藝文

類聚九十七御覽

蚍蜉

蚍蜉瑣劣蟲之不才感陽而出應雨講生物之无懷自然知來御覽

九百四

尺蠖

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茲尺蠖體此屈伸論配龍蛇見歎聖人藝文

類聚九十七御覽九百四十八

螢火

熠耀宵行蟲之微么出自腐草煙若散熛物之相煦孰知其陶藝文

類聚九十七初學記三十

釋魚

蚌

萬物變蛻其理無方雀雉之化含珠懷瓊與月盈虧協氣晦望藝文

類聚九十七初學記二十七

貝

先民有作龜貝爲貨賈呂文采賈呂小大簡則易資犯而不過藝文

類聚八十四

全晉文卷一百二十一

南朝

九

勝蛇

勝蛇配龍因霧而躍雖欲升天雲罷陸漠材非所任難曰久託藝

類聚九

十六

勝蛇

蠡蠡萬生咸曰類長惟蛇之君是謂巨蟒小則數尋大或百丈

載文

類聚九

龜

天生神物十朋之龜或游于火或游于薺雖云類殊象二一歸壹  
壹致用極數盡幾

載文類聚九十  
初學記三十

釋鳥

燕

燕燕于飛瑞娥曰卵玄玉爰發聖敬日遠商人是頌詠之弦管

載文

類聚九

十二

翡翠

翠雀麇鳥越在南海羽不供用肉不足宰懷璧其罪賈害呂采荔文

類聚九十二

鼯鼠

鼯之爲鼠食煙棲林載飛載乳巨獸有禽皮籍孕婦人爲大任荔文

類聚九十五

貔獸

貔

書稱猛士如虎如貔貔蓋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自是而非荔文

類聚九十五

麟

麟惟靈獸與麐同體智在隱蹤仁表不抵孰爲來哉宣尼揮涕荔文

類聚九十八

犀

犀之爲狀形兼牛豕力無不傾吻無不麿口賄嬰焚因平角猗戴  
類聚九十五御覽八百九十一

猩猩

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倨獮號音若嚶自然知往頗識御  
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九百八

鼴鼠

小鼠曰鼴實有齧毒乃食郊牛不恭是告厥譴惟明徵乎其覺

鼫鼠

五能之鼠伎無所執應氣而化翻飛鴛集詩人歌之無食我粒

鼴鼠

有鼴豹采厥號爲鼴漢朝莫知郎中能名賞已東帛雅業遂盛

鼠

或曰尾翔或曰鬚凌飛鼠鼓輪翛然皆騰用無常所唯神斯憑文

類聚九

十五

釋畜

馬

馬出明精祖自天驅十閑六種各有名類三才五御駿駿異轡

載文

類聚九

十三

羊

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屢高六尺尾亦如馬何召審之事見爾雅

類文

類聚九

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蜀文卷一百一十一 終